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十六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三　　宋　姚鉉　編

序丙 總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

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為判官騄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為衆排為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鞜頭眸子瞭然烱烱清立望之真白圭

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揚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兹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余發之涼公適移莅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諸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

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巳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閲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来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

就公謝且曰世為賀才絶出前讓居數日𥘉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𥘉因不敢辭勉為賀敘然𥘉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

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絶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

兆杜某為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為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濵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娱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窅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

曰此男子未知其旨何如要恐不為汨没之餓氓也未知為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惟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甌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衮來為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

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
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
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
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
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牓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
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歳傑出人到于
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複宜其掌代文
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絶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

分於外氏為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内多為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沖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中予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絶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賔觀韓退之愈始元賔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賔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賔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賔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賔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

終不能為元賔之辭假使元賔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髙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賔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

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為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

歳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為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為之憔悴君為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為正字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參軍僚屬多嫉君才

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氤絶無聞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巳

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没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也是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内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為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為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髙其興益之以小

山馬山臨清池峭絶孤踴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欝則巫廬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晩清緑筠森踈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皐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績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歴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

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吕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歴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户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

高縣士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

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絶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眲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歳餘袁又死君歎曰天廼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

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絶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絶君又葛巾聯牛躬

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内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内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内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内自得邪何乃莊叟之後緜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絶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迕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

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為至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温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

者遣言則華浛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
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
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閟覽
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
徵至京師用希夷啓沃膀合玄聖請度為道士宅於嵩
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
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
物為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

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為樂得請未幾盜泉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淛河息天柱隱机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悦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啚神挫鋭為本至於奇彩逸

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淩側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追

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揔論谷

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蔫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

可學論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

智中之誠而體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

章寓書贊美序别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

爾而昭曠合為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

大歷十三歳歳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

室之中門弟子邵冀玄者率顩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顔常悦先生之風探道也熟自先生化去三歳顔為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為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刳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歳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逍遥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竒袪鬼怪告鍊蚘之地合肸蠁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説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

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蘖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悦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呉楚間諸侯多賔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呉興居柯山與晝公為侶皎然字晝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

契馬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僅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歷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文人訓唱别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為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

青蠅為弔客黄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

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

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兾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謷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

是句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為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緜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欻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豘孫競于跳走翦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

賈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
絳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
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
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
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
碎若大咽上聲餘鋸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
可視頟顛踣錯雜汙瀦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摠
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

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辮頭鑿
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耋老者在童亂者蕃
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
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
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
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
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孚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
必師之邪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馬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

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閲千百紙焚擲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為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

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具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豁巳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

觀仲舅之文高騁旉厲旁紹曲撫潔簡渾圓勁出横貫
滌濯滓窕支立欹倚呵磨皸瘃如火照焉爬梳痛痒如
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
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貼蟄爆聾
發慓若大吕勁鳴洪鐘横撞撑裂噎喑戛切韶頀其砭
熨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裁培㪀
化翻正治亂變醨養瘠堯醲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
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

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奏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甞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睪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為其序襃勒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竒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

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鬬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柬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誡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幽醲腴魁壘筆酣興健窕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楊馬之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斸治本緪幅道義鈎深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

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跱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覩乎積髙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髙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甘罰殛故摠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

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侯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

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澆醨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為則又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寛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為實録天下凛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為

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哀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為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文體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遠遊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

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緯給事韋顏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祕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册文演釋氏之奥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邪谿述其敘一事紀一物皆足以追蹤往烈

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巳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巳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為敘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撑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

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甞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徧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

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謡誦也兹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

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游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天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

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其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諳以繫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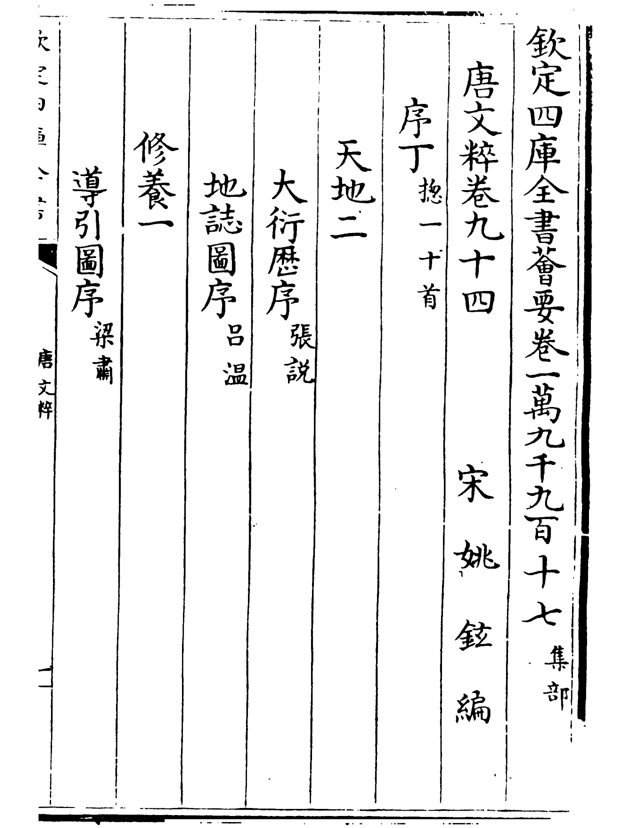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佽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譏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

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說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歉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没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辛於弃黜而能以愍征争勍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竒偉哉況面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述雖已悉道其道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

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唐文粹卷九十三



唐文粹卷九十四

宋 姚鉉 編

序丁 揔一十首

天地二

大衍歴序 張說

地誌圖序 呂温

修養一

導引圖序 梁肅

琴一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二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序棊 柳宗元

鳥獸三

師子贊序 張九齡

鷹鶻圖贊序

八駿圖序李觀

果實一

荔枝圖序白居易

大衍歷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歷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

設蔀鳳鳥為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脊徽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歷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覼縷於天聰廼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間

之廣狹繩九道之朓朒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奥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奏草朝竟一公夕落臣説奉詔金門成書册府先有理歴陳景𥙷筭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歴經七章一卷長執歴一卷古今歴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

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歷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
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
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
黄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
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
新歷伏望藏之書殿録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日歷制
曰可

地誌圖序　　　　　　　　　呂温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卓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奥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誌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内自五侯九伯外

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畧也每虚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户納四海窓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絶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横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曽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

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踈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出户而覩奥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揔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

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歎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　肅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

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為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為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

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户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朞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闢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綮之際必砉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儛此又技之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寘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常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為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

乎有五弦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為五弦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弦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為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頀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絶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蕭䔣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卵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于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禮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之歷代善琴之士

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巳夫何言哉問曰若而所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敘班位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總百事且用以别白賢不肖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巳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巳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為歉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沈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

不肖者知其惡不果棄惟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卒曰付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義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六骰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

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欻升於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焉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敘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

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温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别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

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

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覩其始與末有似㯶者故敘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

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絶域有來貢没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須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戲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絶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仡立不動而九牛相失眈視且瞋而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紲伏閑皁馴而為用鋒莫可當然吾

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絶賮實於内府或異獸竒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為懐之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得而稱也義異大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闕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為之贊

鷹鶻圖贊序

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于詩鶻也

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卯然於羽族之中絶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偉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

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衆鳥之絶倫者也故君子韙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　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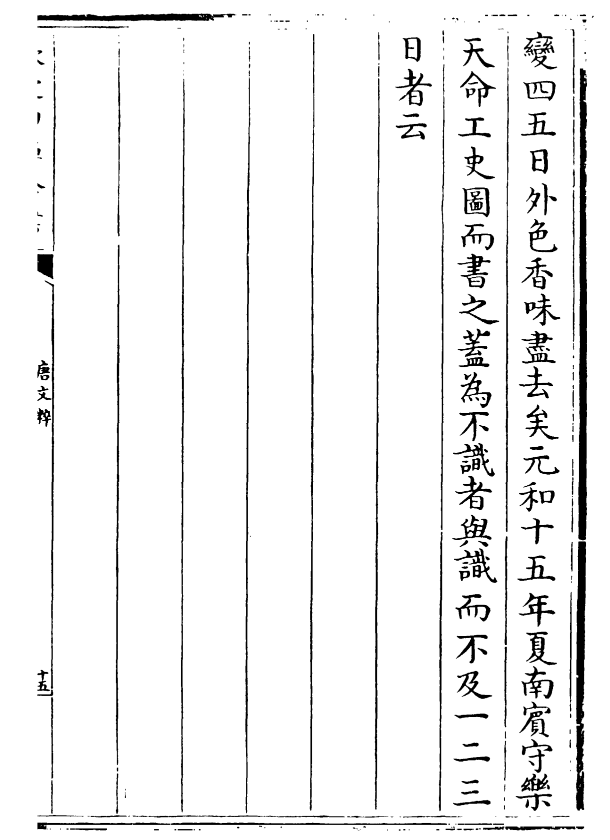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説乃今獲覽厥圖雄淩趫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絶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黄騕

裹白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
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
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
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别哉
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瑶池從羣仙而遊按
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虚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
之厥神是生為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
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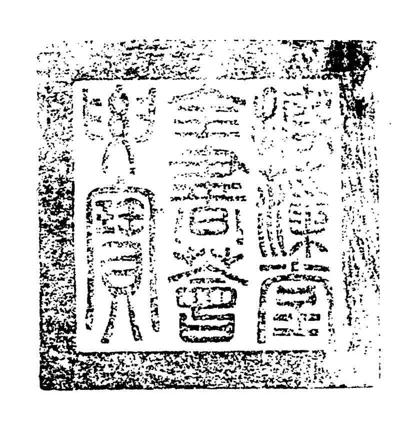
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茍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為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


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葢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唐文粹卷九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五 九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唐文粹卷九十五　　宋 姚鉉 編

序戊 總一十四首

著譔十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軻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唱和聯題四

聯句詩序 呂温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歷數正朔紀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羣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彈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

迺可言矣開歷垂統自始皇焚書爲煙燼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胷造生人聞見故諸緯書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競開異説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閒居遂志迺修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興廢舉王制之大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興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絶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昊至太昊年代史傳

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筴造甲子臣以為天地立於水成於氣氣萌萬物昌甲而生生主寅帝首太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蜚等九紀亦無定年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亦不敢強為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歷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天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

庸三十年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一在徵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年合入舜歷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子帝摯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黄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年代歷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

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

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賢益之讓豈

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炎

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

以文宣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為實錄周秦以

降則按本朝國史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罔

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公黄帝與炎帝戰于阪泉

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今臣依周易史記

以黄帝代炎帝緯命歷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在位二十年遂使神農巳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迺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令出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

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羿為相臣篡相自立后相奔死商丘浞又殺羿自立少康長迺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歷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温習之所至賾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

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摭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繢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户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

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

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篤隳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挌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

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巳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

年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泱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

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揔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

名盡編為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操齊牧犢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賸尚

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

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説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

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
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内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
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
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
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
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决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
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
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

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

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　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奥詢獻

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讒為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鶺鴒彫卉薏苡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逖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

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敘瑕釁之本末紀謡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堲讒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昃之政别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内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其㫖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内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㫖明畾如珠貫渙若冰釋既而以予甞所蕲嚮俾敘而辨之為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内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冥是非忻然順物内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為道者如此洎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

相刃相劘徇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鬬於彼是之境墮蟳滑涽封執逆旅懼力不足而羣奔舛馳莊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説弛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虚靜恬淡無為為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室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蜕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猨狙比大舜於豕虱或至大適以為

累或至細乃牵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有内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泳之日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躁者静循之而愈照冥之而愈妙嬰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别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顔成子南榮

趎之徒歟予摳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略直書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　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撅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

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茍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

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偹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

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寛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筞先定於内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

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

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

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

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巳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説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説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

者知見復非空卯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廼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説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説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　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曽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别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盡是正真

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缾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

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嚬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挈而導之懼豺小之逆陷也揮而散之悲鬬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凝曀盡除順佛心而横亘大悲窮刼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

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世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甞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闕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荅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為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頭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户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摠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

於其間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

為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禄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顢頇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册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諸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温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静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為切磋葢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髙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怳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懐所思不然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

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壑合注寖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兹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崔吏部衛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内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

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詞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為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為咽喉外煩埃壒中孕閒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瑶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為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

處仁西垣即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為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兹慮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為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達人倫龜玉更為王楊迭為田蘓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為霖為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攄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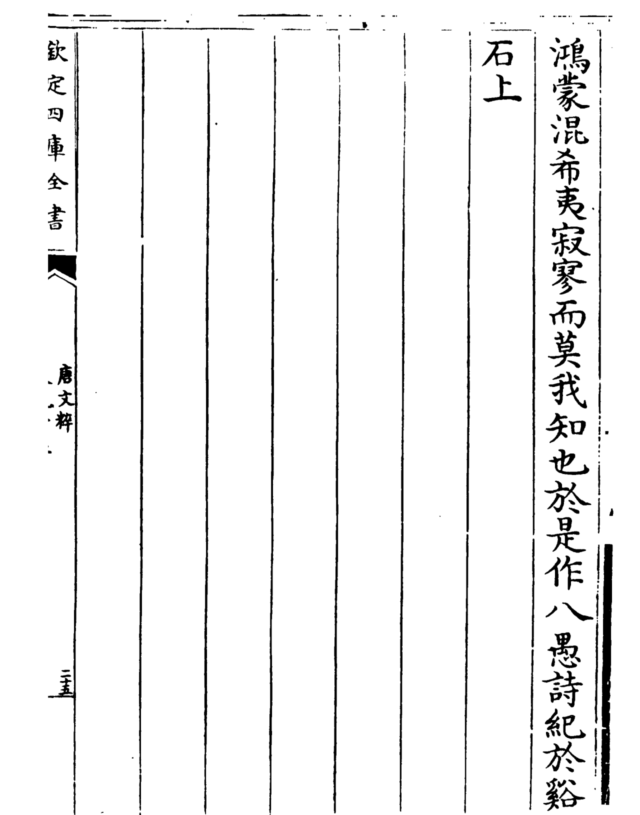
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谿為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竒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唐文粹卷九十五